

河东记忆

# 程子华与解州苏家宅院

□梁柱

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红旗西路(原文奎巷)有一座四合院,名为“程子华故居”。该宅院曾是苏文海的住所,两进带一偏院,占地两亩,建筑面积约580平方米,坐北朝南,依次有门房、东西厢房、过厅、走廊、后院、后门。东面有一偏院。苏文海生子四人,长子苏瑞五,次子苏毓昌,四子苏卜五,三子因过继给姨母,改姓程,程子华就出生在该院的西厢房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苏家人大都在外工作,这所宅院曾做过解州大队卫生所。

程子华(1905~1991),山西解县(今盐湖区)人,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,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了广州起义、保卫海陆丰战斗,组织了大冶兵暴,还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、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程子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、民政部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。1991年3月30日,程子华在北京病逝,享年86岁。

## 走出解州

程子华出生于1905年6月20日,自幼聪敏,好读书,爱劳动,7岁开始上私塾,12岁转入模范国民小学,老师给他取名程世杰。1919年秋天,他于模范国民小学毕业。

程家和苏家一样,也是贫民家庭,父亲在外县做事,薪水微薄,就靠母亲给城里的帽子铺做针线活维持家计。每年暑假、寒假,程子华都要上山割草拾柴,攒够家庭半年用的烧柴。程家供不起他继续上学,要他去学商业,赚钱养家。他想读书,自个儿跑到运城,考上了官费的第三贫民高小。学校补助每人每月一元两角钱的伙食费,吃的是馒头、辣椒和咸菜。住宿、课本、笔墨纸张全是公费,每年还发一套单制服和鞋。程子华就在那里继续读书,能书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

那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,校长张春华在教室里挂了岳飞、关羽、戚继光等8幅历史名人画像,要同学们各选一人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,程子华选的是戚继光。他以戚继光为榜样,长大后投笔从戎。

程子华高小毕业后,程家父母劝他不要再上学了,让他学做买卖,但他还是想上学读书,便决定报考官费的太原国民师范。程家出不起路费,是苏家妈妈给了他两块银圆,他才到了太原,考上了国民师范。那是1922年的秋天,程子华已经17岁了。

在太原国民师范,他除了学好正课外,学会了木工活和纽扣、肥皂、粉笔的制作工艺,还会编织毛线手套、袜子和围巾。学校设有军事课,每周有一次野外演习。程子华认为,要反抗侵略就得学会打仗,因此他非常喜欢军事课。他们班一名同学的哥哥是保定讲武堂毕业的,有不少军事书籍,他常常借来阅读。那时在太原阎锡山军队里当司药的大哥苏瑞五,常常在生活上给他一些资助。

1924年,阎锡山创办了进山中学,录取比一般学校学生水平高的学生,全官费。第二年招收第二班,招生布告宣布改为自费,但穷苦学生可以申请官费。于是程子华牺牲了国民师范二年级学历,投考了进山中学第二班。考生2000人,录取40人,程子华如愿以偿考上了。

入学后,程子华连每月的伙食费都



▲作者与程子华亲属苏鹏飞(右二)、苏伟(左二)、苏太驹(右一)、苏革驹(左一)合影

拿不出,申请官费,学校当局却不予批准,他就向国民师范体育教员请求回国师范。因为他曾是国民师范学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,体育教员当然欢迎他回校。那时正值太原高、中等学校秋季足球比赛,国民师范同另一学校比赛,上半场输了一个球,下半场要程子华上场,程子华踢进一球扳成平局。于是体育教员报告学校总干事、说服班主任,同意程子华回到国民师范原来所在的41班。

实践锻炼人,时势造英雄。成立学生会时,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纪秀川被选为会长,程子华被选为副会长。他俩一起闹学潮、在学生会工作,彼此了解、互相谈心,讨论如何爱国和报国。纪秀川还向程子华宣传俄国十月革命,介绍《共产主义ABC》《社会进化史》等进步书籍,从而使程子华逐渐知道了共产主义思想,开始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,加入了国民师范由共产党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“青年学社”,积极响应上海反帝国主义暴行的“五卅”运动,带领学生上街演讲,开展抵制日、英货等活动。

1926年6月,程子华由纪秀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入党仪式在“青年学社”举行,主持人是共产党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同志。

1926年12月,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,并成立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。此时,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派曹海龙、曹寿铭和程子华三人投考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。在同学韩抚养、张勋慷慨解囊资助下,程子华等三人坐火车由太原经石家庄到北京,接上党的关系。他们带上党组织密写的介绍信,经天津坐海船到上海,又坐江船到武昌。1927年年初,程子华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,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,实现了他从戎救国的梦想。

## 回乡找党

大革命失败后,程子华躲在广东的深山里,地方干部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饭。后来敌人“清剿”厉害,地方同

志把他送出东江。程子华到揭阳县炮台火车站坐火车到汕头,从汕头乘船到上海,在旅馆里、马路上都碰不到熟人,无法找到党组织。这时,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峻,他身上只剩4元钱,上海不能久停,便决定回山西解县老家去找党组织。

路费不够,只好逃票。他坐中国的招商轮,没买票怕船方搜身,就把仅有的4元钱绑在腿弯里。到了南京,他坐上津浦路的货车可以不买票,到了徐州,转乘陇海线的火车。陇海铁路管理严格,不能逃票,程子华只好沿陇海线徒步西行。好在程子华曾是国民师范短跑运动员和足球主力队员,又经过一年多的军队战斗锻炼,体质好,每天可走150里到170里。

他就这样忍饥挨饿,日夜兼程,一直走到河南西部的会兴镇渡过黄河,到了山西平陆县。当天越过中条山,下午走到解县的盐池边,等到傍晚才敢进城。恰巧,他在东城门洞里碰到他小学和国民师范时的同学刘开化(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的父亲)。程子华跟着来到他家,得知刘开化在一个月前被捕,已被押送太原,其弟弟跑到西安去了。刘开化的父亲憨厚热心,招待程子华吃了顿饭。程子华非常感激,辞别刘父后回家,见到了妈妈和妹妹。

久别重逢,大家都很高兴,但又很害怕,因为她们住的是别人的房子,院子里有邻居,当时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人,怕走漏了消息。家里不能住,妹妹送他到苏家。苏家父亲已去世,母亲生病,常有医生来看病,同样容易走漏消息,苏家也不能住,只能藏在红薯窖里。后来,又把他送到外祖母家,外祖母已去世,只有大舅在。

第二天晚上,他向大舅打听消息,听说国民党正在抓捕共产党人。形势严峻,家里待不住,我党的关系更是找不着,怎么办?家里人提议他到河南南阳去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军医的大哥。程家到当铺当了些东西,给程子华两块钱做路费。

当时,解县城门把守森严,晚上城门上锁,不准人进出。幸好堂兄苏继昌在西门外开了个饲料铺,供应过往马匹加料,与城门把守关系熟稔,白天与城门把守

说:“有个亲戚是做买卖的,晚上要出城,请行个方便!”

“好说!你晚上来了,我把钥匙用绳子吊下去,你开启城门将人送走后再把城门锁上,让我把钥匙吊上来就是了。”

第三天凌晨2时许,程子华在堂兄苏继昌、四弟苏卜五的帮助下,经西门顺利出城。程子华与苏卜五相伴而行,披星戴月翻越中条山,迎着朝霞来到芮城陌南镇,在柳湾渡口找到二哥苏毓昌,在二哥护送下过了黄河,到会兴镇坐火车,再到驻马店下车,去找在南阳县岳维峻部队当医生的大哥,不料大哥随部队到襄樊去了。

日暮途穷处,柳暗花明时。程子华在那里幸遇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的同学郭炳(山西静乐人,也是共产党员),经郭炳介绍,程子华到岳维峻部队当了营部副官,并找到了党组织,成为我党在国民党部队里的秘密负责人。也就是从这时起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程子华。

## 故土情深

北京和平解放后,程子华戎马倥偬,率领大军一路南下渡江,解放全中国,从河南、湖北打到湖南,所向披靡,连连取胜。在夺得衡宝战役胜利后,党中央一纸调令,任命他为山西省委书记、省政府主席、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。从此,他告别22年的戎马生涯,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的激情燃烧岁月中,宵衣旰食,日夜奔忙,直到1960年才抽暇回乡一趟。此时,距他上次回家找党整整32年了。

他高兴地看到蜿蜒起伏的中条山,碧波荡漾的硝池滩,气势恢宏的关帝庙,还有熟悉的乡亲们。听闻堂弟苏雷生担任硝池渔场场长,带领社员在硝池滩耕湖牧鱼,发展水产业,不但供应运城市场,满足了内迁上海工人喜欢吃鱼的生活习惯,还支援了省城太原的市场供应;旱歉收的当年,硝池渔场为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,他心里非常欣慰。

他还驱车到东湖村看望当年送他出城的堂兄苏继昌。堂兄已经过世,他给堂嫂讲了堂兄送他出城的经历,邀请堂嫂和孩子们到北京观光旅游。

尽管程子华过继给了姨母,但毕竟和苏家兄弟一母同胞,血浓于水,手足情深,战乱年代天各一方,仍然互相帮衬。

长兄苏瑞五,太原中医研究所毕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曾随三弟程子华到陕北红军医院工作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县、解虞县卫生科长兼县医院院长。

二哥苏毓昌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芮城陌南镇经营码头,把守柳湾渡口,不知送了多少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前往延安。有一年,苏毓昌和东底张村的任世杰(中共党员,时任解县游击队队长)联系,准备将收购的秋粮和棉花出售后参加游击队,不料内奸告密,遭到日军围击,被击中头部,壮烈牺牲,以身殉国。

四弟苏卜五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做生意。1950年,朝鲜战争爆发后,经程子华指引,他发挥多年经商优势,参加抗美援朝,做后勤保障工作,给前线采购物资,志愿军回国后转业到北京文化用品公司担任总保管。1960年,他响应党和政府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号召,返乡务农。其子苏鹏飞在北京尚未读完小学,也随父母回到解州老家继续上学,从此成为这所宅院的主人。今年他已78岁,一面在此安度晚年,一面担负着程子华故居的管护工作。

欣慰的是程子华故居已修葺一新,期待陈列布展,对外开放,尽快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